

辘轳湾,我的家

□高中方

我的家本在菏泽城北一里多地的辘轳湾村。为什么叫辘轳湾村?据老人讲,有一老太太领着两个儿子逃荒到此就住了下来,两个儿子就是我们辘轳湾高家的老祖宗,一辈辈繁衍,逐渐形成村庄。村东有一个大坑,不知是谁起的名,这个庄当初就叫高坑。又有一说是明初洪武年间移民过来的。反正高姓来得最早,后来又来了成姓、李姓、朱姓、薛姓四姓。高姓住在村庄最东头,离坑最近,可能便于取水,而且也以高家的人最多,叫高坑是可信的。但这个名总有点不好听,而村东的大坑形状像辘轳,或者庄上的人多种菜,浇菜用辘轳提水,久而久之,人们便以辘轳湾相称,这个名一直叫了几百年。

近年来由于拆迁,辘轳湾消失了,原地盖起一座座高楼,但我还是常怀念过去的家。

我记事的时候,我们家有堂屋三间,南屋、东屋、西屋各两间,门楼一间,后来加盖三间西屋,用于磨面和养牛。东面还有能盖两到三间房屋的空地,但这里一直是猪圈。南屋和西屋之间也有一片较大的空地,常挖一个地窖,冬天储放地瓜和萝卜。堂屋门前东边有一个砖砌的台子,一米见方,高约70厘米左右,是每年春节摆供品敬老天爷的地方。堂屋、东屋的窗台上各绑一个篮子,里面放些麦秸或干草之类,篮子上盖一半敞一半,是鸡下蛋的窝。整个院子树木栽得不多,只有一棵枣树、两棵榆树。爷爷、奶奶住堂屋,父母住东屋,叔叔、婶子住南屋,西屋是大厨房。堂屋的东间是爷爷、奶奶的卧室,西间常为姑姑们回娘家的卧室,还有两个大囤存放粮食。东屋也有一个更大的囤,也是存放粮食的。我们在当时还是比较富裕的。

奶奶信神,对神的信奉是很虔诚的。堂屋门后东西两侧,敬着菩萨和财神,厨房里敬着老灶爷。每到春节,爷爷、父亲则把堂屋前的台子用箔(高粱秆织成的)围起来,用绳子扎实,中间留个门,上面盖上席子,正中贴上老天爷的画像。现在我才知道那是版画印刷的,老天爷方面大耳,眼睁得不大,口小,留着八字胡,下巴上点个红色的小点,显得尊贵、慈祥而又严肃。老天爷画像的左侧竖着一束很新鲜的竹子,叶很绿,小门的两侧各挂着一束柏枝,寒冷冬季,这是难得看到的绿色景观。奶奶说老天爷是请来的,会保佑我们一家平安,不许我乱摸。大年三十和初一,则要给老天爷摆供,一个大花糕放在老天爷的左侧,台子上摆上供品,有鸡、大肥肉、大

白丸和其他菜蔬,一共六个碗,六样供品,每碗供品上放一根香菜,一颗菠菜,绿油油的,和供品一起组成一个美丽的图案。摆完供后烧香,奶奶总是念叨:“老天爷,过年了,给您摆的供,您好好享用”。接着是磕头,磕完头,爷爷、奶奶像是了了一桩很大的心事,赶紧再去忙其他的。老灶爷那里则是摆一个花山,没有供品,烧香、磕头那是少不了的;菩萨、财神那里,也不摆供,也只是烧香磕头。

过了年三十,第二天就是春节了,小孩子最盼过年,我期盼了好多天。半夜刚过,鞭炮就响起来,我本来是睡不醒的,由于鞭炮声,更由于期望,早早地就醒了,母亲把我拉起来,帮我穿上新衣服,就忙别的了。我走出门外一看,枣树上高高地挂着一个红灯笼,整个院子都是亮的,全家人都起来了。院子里撒了好多芝麻秆,好多地方点着红蜡烛,供台那只蜡烛最大最亮,绿竹,翠柏,大花糕,供品,香烟缭绕。大人们期盼着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期盼着全家幸福平安,所以家里人都要给老天爷磕头。

说起春节前煮肉蒸馍,那就先说说蒸馍吧。春节前几天,家里就开始蒸馍。奶奶在堂屋里支起一张箔,上面铺上白净的单子,把蒸好的馍倒在上面晾,晾好了,再往馍子里装。馍子是用麦秸和高粱秆的皮编成的,我们家有两个很大的馍子,每个高约一米左右,底小一点,上面粗大一点,像现在的一对大花瓶。每年蒸馍,两个馍子都蒸得满满的,才够吃到二月二。那时天比现在冷得多,所以馍放不坏。

每年蒸馍,奶奶、母亲、婶子都上阵,爷爷、父亲有时也去帮忙。总指挥当然是奶奶,奶奶很会当家。先是发面,三四大盆,奶奶起得最早,面都是她和的,放在厨房的柴草里,上面再用被子盖上,太阳出来的时候,面也就快发了。接着是煮豆馅,豆馅是豇豆和大枣煮成的,煮了好大一锅。煮熟了再把豆子和大枣捣烂,捣得像泥一样。我那时就五六岁吧,闻到香味就到厨房里转,奶奶就团一个馅团子给我,说“到外边玩去吧”,怕我碍事,把我打发出去。先蒸黄面团子,是小米面和玉米面混合而成的,黄面团子熟了,我又去要,奶奶也给。后来蒸大白面馒头,也是包馅的,我想吃,但肚子装不下了。当然大白面馒头更好吃。后来大了一两岁,心眼多了,我就不吃那么多黄面团子,单等着吃白面馒头,只要去要,奶奶都给,但其他人不让吃。当时我们家在村里还是比较富裕的。

的,但一年里也很少吃白面馒头,只有麦后和春节才吃。蒸完白面馒头,就蒸花糕和花山,最后蒸枣花,那都是奶奶的杰作。枣花有各式各样,无非就是把面揉好,做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再放上鲜红的大枣,三个枣的最好看,也做得最多。特别是小猪头,奶奶做得活灵活现,所以最后一道工序总是奶奶亲自下手,亲自把关。蒸熟了,白的白,红的红,红白分明,真是好看,但奶奶不让吃,要到春节走完亲戚后才能吃。春节走亲戚一般提个竹篮,里面装上几个白面馒头加上几个枣花,上面盖上个新手巾。走亲戚回来,一般要回几个馍馍,其中有俩馒头都夹上一片或两片大肥肉,叫肉夹馍。那是给爷爷、奶奶的,是对家中长辈的尊敬。

再说煮肉,这活都是爷爷或父亲干。我的记忆中,我们家每年过年都要杀一头猪,猪是自己喂养的,爷爷舍得喂它好饲料,一般都是豆饼、麸子、剩菜、剩饭之类,吃那么好还长得很慢,一年才长一百多斤。杀的猪一般是吃一半卖一半,但猪头、心、肝、肺、肠都是要留下的。煮肉前,大肠都是父亲清洗,清洗很多遍才算干净。清洗肺时,父亲把清水灌进肺里,倒掉,再灌,再倒,反复几遍,最后父亲用绳子拴住肺的上端(喉头)吊到院里的枣树上,再灌些水,肺被撑得很大,像一个水红的灯笼。这时父亲在肺的最下端用刀扎几个小眼,让里面的水慢慢地往外滴,水滴净了,肺才算清洗干净,整个肺就可以下锅煮了。锅里还有猪肉和其他的猪杂,满满的一大锅。肉熟了,我的奖赏就是大骨头上带一些瘦肉,那个肉真香啊,已经几十年没有吃过那么香的肉了。

奶奶很会过日子,每年都喂几只鸡,小鸡是不用买的,因为每年都有一只抱窝的老母鸡。奶奶把发烧的老母鸡放在一个宽大的竹篓里,里面铺上麦秸,放上七八个鸡蛋,老母鸡便卧在鸡蛋上暖啊暖啊,暖上好多天,那时我觉得时间很长很长。我好奇,总想走近看看,奶奶不让,说惊动老母鸡,老母鸡生气了,它就不暖了,小鸡就抱不出来了。我就不敢近前了,远远地看,一天看几次,总希望能看到小鸡的出现。老母鸡不是整天在那里暖,每隔一两天奶奶都把老母鸡拿出来,喂点红高粱,让它喝点水,又赶紧把它放回去。有一天终于听到小鸡的叫声,我赶紧去看,啊,老母鸡站起来了,它腹下已站着好几只小鸡,毛茸茸的。还有两三个鸡蛋没出鸡,老母鸡用它那坚硬的老嘴在蛋壳上

叨了几下,蛋壳破了,小鸡才出来。几天以后就可看到,老母鸡领着一群小鸡满院里乱转,教小鸡觅食。小鸡喂大后,公鸡一般过八月十五时享用,只留一只打鸣。

每年春天,母鸡开始下蛋时,窗台上三个鸡窝常常占满。母鸡下了蛋,就飞下窗台,开始自我表扬,“咯嗒咯嗒”叫个不停。每天都会收两三个鸡蛋,多的时候会收四五个,那时的鸡蛋可好吃了,真是香。

鸡蛋的收存权当然归奶奶,奶奶也不自己吃,而是大家吃,烧个鸡蛋汤,做个菠菜汤,都要打上几个鸡蛋的。来了客人,也要用上几个鸡蛋,所以存下的不多。凡是存下的,奶奶都腌成咸鸡蛋,客人来了煮上三四个,每个一切两半摆在盘子里算是一个菜。蛋黄可黄了,而且出油,黄澄澄的,见了就流口水,但只有爷爷陪客时才有,其他人是没有资格吃的。家里招待客人一般四个菜,咸鸡蛋、凉调绿豆粉皮、凉拌猪头肉、炸腊肉。若是夏天就没有凉拌猪头肉,调个凉黄瓜,或者炝个笋瓜,仍是四个菜。这就是很盛情的招待了。客人走后,吃不完的咸鸡蛋我可以凑上去拿一块,解解馋,奶奶也是不责怪的。

喂鸡最烦人的是那些鸡没规矩,不讲卫生,随地排便,一个大院子被它们弄得很脏,稍不注意就会踩上鸡粪,所以要经常扫院子。扫院子的事一般归爷爷和父亲,我大一点父亲就叫我扫,并给我讲:“扫帚响,粪堆长”,还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垃圾、鸡粪、菜叶、其他杂七杂八的都扫到枣树旁边的大坑里,鸡窝里的鸡粪也掏到大坑里,久而久之,粪坑积满了,经过腐烂,就是一坑上等的肥料。父亲要我扫院子,是教育我要勤奋,不能懒惰,给我留下很深的警示。

母亲也时常给我讲故事,印象最深的是一条蛇的故事。她说从前有母子两人,母亲善良,儿子却不懂事,偷鸡摸狗,坑蒙拐骗,屡教不改。有一天儿子匆匆忙忙跑回家,大叫:“母亲救我!”母亲问他咋回事,他说见到一条蛇,他把蛇铲断三截,不想那蛇自己接上后就追他,要他偿命。母亲听后就把儿子藏到一个大水缸里,上面盖上盖子。不一会儿蛇追来了,什么也没说,围着大水缸转了三圈就走了。蛇走后,母亲掀开缸盖一看,哪里有儿子啊,只有一缸血水。母亲说:要做好事,不能做坏事,做坏事是有报应的。母亲讲的故事有点吓人,但母亲是在教育我,要一辈子做好事,不能做坏事。

长河浪花
hanghelanghua

一场雪的记忆 一辈子的爱

——读《总有一场雪为你而来》有感
□冰阳

我心海涤荡
念起往事
念起岁月
念起赋予我情暖恩爱的家人
念起抚育我成人的骨肉血脉
念起激励我成长的恩师挚友

好友散文作品
对一场雪描写和抒情
点点滴滴枝枝叶叶
纷纷扬扬飘飘洒洒
雪的故事一件件
雪的记忆春冬组合
好友的心儿寄托于一场雪的到来
我的思绪源自作品文字缠绵

关于雪的故事
黄河滩的沃野千里
黄河大堤自行车车轮转动
沿着大堤东行30余里
去看疼爱我的姑姑
童年和少年的暖爱
姑姑一双大手针线缝补

关于雪的故事
牡丹城电波千家万户
从家到电台来回50公里
自行车丈量坑坑洼洼
泥土尘沙风起弥漫
满脸汗水两耳尘土
恩师和学长问长问短

关于雪的故事
蒲城同事牵挂
灵魂深处解答
大河故事飞越黄河两岸
饭碗事业还有父母爹娘
工作家庭还有兄弟姐妹

总有一场雪为你而来
友人在期待一场雪
友人的友人呢
我不知道
我明白我自己
雪来与不来
我都在思念
思念和我相关的人和事
一辈子的爱
今生今世牵挂

